

笨熊 动漫
著名商标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XINBAN XINKEBIAO
新版新课标
指读书目
ZHIDUSHUMU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国家青少年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倾力打造

【美】欧·亨利 著 毕霄宇译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小笨熊——中国孩子都在读的书

权威名师倾力编审 全面解读精细分析
紧贴要点优化训练 有效提高阅读能力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 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 著 毕雷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升级版 /
(美) 亨利 (Henry, O.) 著；毕霄宇译. — 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13.6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5571-3

I. ①麦… II. ①亨…②毕…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
说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1931 号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 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 欧·亨利 著 毕霄宇 译

丛书策划 钟 雷

丛书主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吕延林 王春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刘 华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莱芜市东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571-3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

短篇小说选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1
爱神与财神	7
没有完的故事	14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19
菜单上的春天	22
爱的牺牲	27
被剪亮的灯盏	32
丛林中的孩子	41
婚姻手册	48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59
女巫的面包	64
苹果之谜	67
汽车等待的时候	79
双料骗子	84
重新做人	93
钟摆	100



MAIQIDELIWU—OU · HENGLI

DUANPIANXIAOSHUOXUAN

目 录

公主与美洲狮	104
幽默家的自白	111
姑娘和习惯	116
回合之间	120
刎颈之交	125
饕餮姻缘	131
二十年后	142
华而不实	145
最后一片叶子	150





麦琪的礼物



一美元八点七美分。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其中六美分还是由一个个铜板凑起来的。有些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磨硬泡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说什么,自己却觉得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斤斤计较的交易丢人现眼。德拉数了三次,还是一美元八点七美分,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扑倒在那张破旧的躺椅上痛哭一场,她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了。德拉这样做了,与此同时她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精神上的感慨,生活的全部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而抽噎多半占统治地位。

趁着这位家庭主妇正渐渐地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吧。房子是租来的,每周八美元。家具是原来就有的,非常简陋。尽管用笔墨尚能形容,可它跟贫民窟也没什么两样了。

这所房子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人往里面投过信;这里还有一个电钮,可是恐怕只有上帝才能把它按响;这里还有一张门牌,上面印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的字样。以前房子的主人每星期可以赚到三十美元,可谓是春风得意,“迪林厄姆”这个名字便是那时候一时兴起印上去的。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应景似的,“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考着是否该把自己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完的德拉,总是一边叫他“吉姆”,一边热烈地拥抱他。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擦干眼泪后,往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看着行走在灰白色篱笆上的灰白色的猫,整个后院灰蒙蒙的,正如她的心情。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想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可是她现在只有一美元八点七美分。这还是她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一点一点地省下来的。一周只有二十美元的收入实在是不经用,尽管精打细算,还是如此。她亲爱的吉姆啊,看来她只能用一美元八点七美分给他买礼物了。她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为了筹划着要送他一件称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尽管配得上吉姆的东西很少,也得大致相称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各位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很显然,只有非常瘦小而灵活的人,才能从镜子里一连串的纵条影像中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



模糊的概念。德拉全凭自己苗条的身材,才得以精通这门艺术。

突然,她旋风般地从窗口走到壁镜前面。她的眼睛如繁星般明亮,如清泉般晶莹,但她却在二十秒钟之内花容失色。她急匆匆地解开自己的头发,让它披散下来。

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宝贝。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宝贝;另一件就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示巴为阿拉伯南部古国。据《旧约》记载,示巴女王曾带着宝物拜见所罗门王,并提出难题质问他。编者注)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忍不住把头发披散下来,悬在窗外晾干,使女王的所有宝贝和礼物都相形失色;如果所罗门王(古代以色列国王,以智慧和富有著称。编者注)是堆满金银财宝的地下室的守门人,那么吉姆每次路过那儿,恐怕都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现在,德拉的秀发披散在她的周围,柔润亮丽,闪耀着光芒,就像是褐色的小瀑布。她的秀发甚至可以遮住膝盖,犹如她的一件长袍。然而紧接着,她又神经质地梳好了头发。她犹豫了一阵儿,默默地站着,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德拉穿上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裙子一摆,便飘然走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此刻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晶莹的泪花。

她在一块招牌前停了下来,因为那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出售各式假发。”德拉气喘吁吁地跑了一段楼梯,定了定神就去见那位夫人了。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苍白得吓人,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同“莎弗朗妮”的雅号大相径庭。

“你能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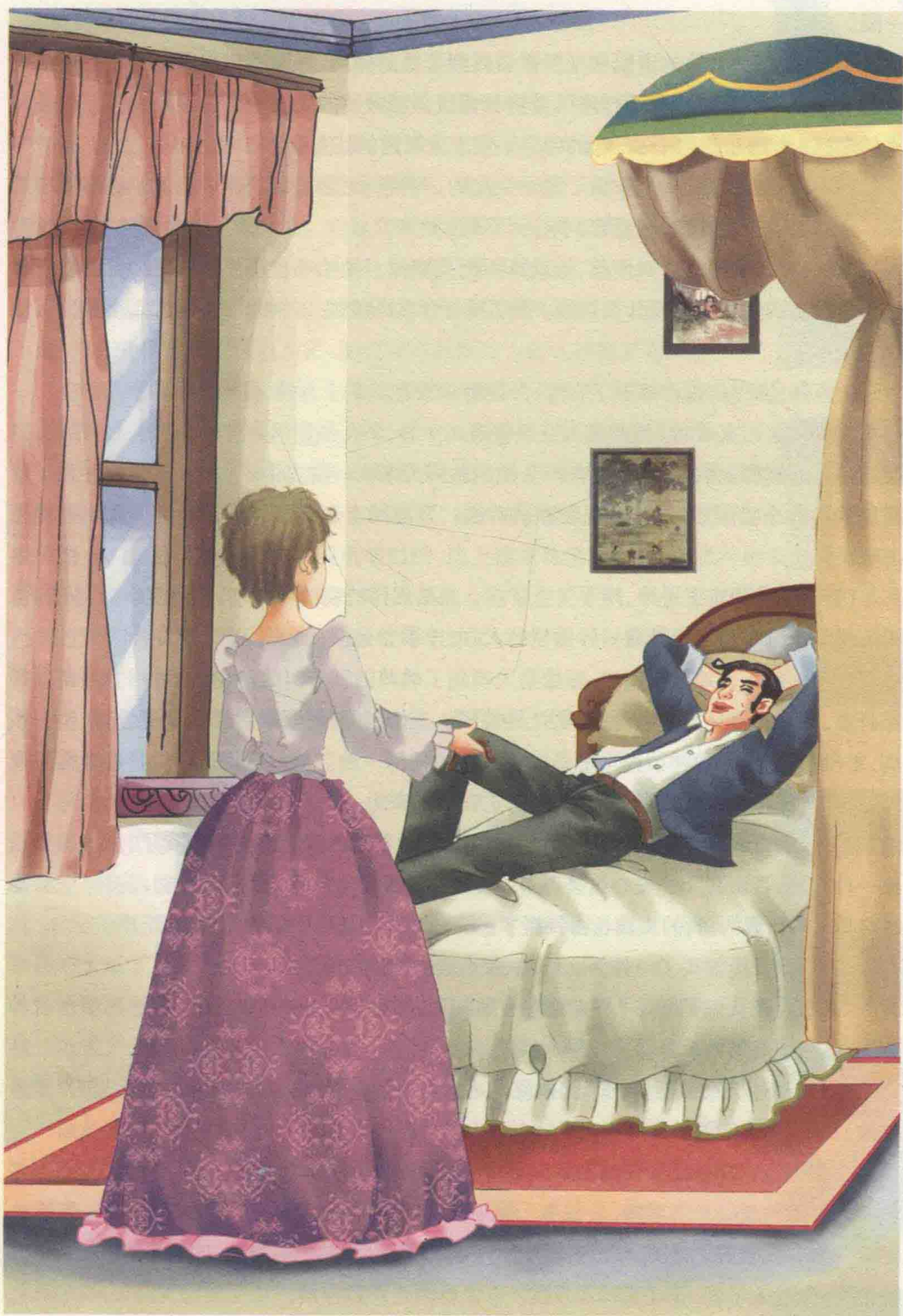
“当然,”夫人说,“摘掉帽子,让我看看你的头发。”那褐色的瀑布瞬间倾泻下来。

“二十美元。”那位夫人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抓起德拉的头发,非常内行。

“快给我钱。”德拉说。

在此后的两个小时内,德拉就像轻快的小鸟一样飞掠而过。这个比喻是笔者信手拈来的,不必理会。她为了能给吉姆买一件称心的礼物,正忙着对各家店铺进行彻底的大搜查。

她终于找到了配得上吉姆的礼物,那一准是为吉姆定制的,绝非为别人。她寻遍了所有的商店,这样的东西绝无仅有。那是一条样式简单大方的白金表链,表链的上面镂刻着精致的花纹。它与一切优质东西一样,只以货色取胜,不以复杂的雕饰彰显自己的价值,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见这条表链,就认为它该属于吉姆。它与吉姆本人是那么的相像,用文静而富有内涵来形容两者再合适不过了。她用整整二十一美元买下了那条表链后就匆匆地回家了,她现在的全部积蓄只有八点七美分了。但是她一点儿也不后悔,是的,吉姆有了这条金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骄傲而潇洒地看时间了。尽管吉姆的那只表华丽珍贵,但是它的表链却是一条旧皮带,与它毫不相配,因此吉姆有时只是偷偷地瞥上





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审慎和理智重新回到了她的体内，并渐渐取代了她的狂喜。她找出卷发夹子，点燃煤气，着手打理因爱情和慷慨而牺牲掉的头发。可以想象这件任务是多么的艰巨，亲爱的朋友们——这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啊。

四十分钟后，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髻发，她的样子就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对着镜子左瞧瞧，右看看，小心而苛刻。

“这个样子出现在吉姆面前，他就算不把我宰掉，”她喃喃自语，“也一定会说我跟康奈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我有办法呢——唉，一美元八点七美分可什么也干不了。”

七点钟的时候，她已煮好了咖啡，并把煎锅放在热炉上预热，随时都可以煎牛排。

吉姆向来回家准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他进门必经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门外的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的脸因为紧张一度失去了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现在她悄声说：“万能的上帝，求求您，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是那样的瘦削而严肃。他才二十二岁，却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他没有一件像样的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唉，可怜的人啊！

吉姆纹丝不动地站在门口，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德拉身上，那种神情让她不能理解，更让她惊慌。吉姆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惊讶，没有不满，更没有厌恶，那种神情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他只是用这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走到他的身边。

“亲爱的吉姆，”她喊道，“请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否则我无法安心过圣诞节。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介意，是吗？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的，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开开心心的。你肯定想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明摆着的事实。

“是的，不仅剪了，还卖了。”德拉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还是一样爱我，不是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对吗？”

吉姆神情古怪地望了望这个房间。“你说你的头发卖掉了，你没有头发了？”他差不多是白痴似的问道。

“别找啦，吉姆。是的，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亲爱的，这是圣诞前夜。对我好点儿，全是为了你，我才卖掉头发的。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她突然特别温柔地接着说，



“可我对你的爱是谁也数不清的啊。我去煎牛排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给他们一点儿时间别着急，我们先花点儿时间从另一角度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不论房租是每周八美元，还是每年一百万美元，其实根本没什么区别，数学家或是俏皮的才子也许会给你错误的回答。麦琪（耶稣诞生时，东方三贤人前来送礼祝贺。英语中三贤人被称为麦琪。编者注）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了点什么。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代。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了桌子上。

“你误会了，德拉，”他说道，“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不过，你打开桌子上的那包东西，就会明白我刚才为什么神情呆滞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紧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尖叫，然后，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于是男主人开始千方百计地安慰。

这是因为出现在德拉眼前的是全套的梳子，有梳两鬓用的，还有梳后面的，真是应有尽有，样样俱全。那是德拉渴望已久的东西，自从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她就一直喜欢得要命。这些美妙的发梳是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梳子的色彩与她失去的秀发十分相配。她知道这套梳子有多么昂贵，为此她心驰神往了很久，但也仅仅是羡慕渴望，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而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可以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却没有了。

但是，她还是把发梳紧紧地搂在胸前，过了很长时间才抬起噙满泪水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接着，德拉犹如被烫伤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道：“哦！哦！”

她还没把那漂亮的礼物给吉姆呢。她急不可耐地摊开手掌，伸到吉姆面前，那冰冷的贵重金属仿佛也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吧，吉姆！这可是我寻遍了所有的商店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看一百次的时间也没有关系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不仅没有照着德拉的话做，反而倒在了躺椅上，两手枕在头下，笑了起来。“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暂时保存起来吧。它们是那样的美好，现在用了确实可惜。我把金表卖掉了，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亲爱的，还是煎牛排吧！”

诚如诸位所知，那三位麦琪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为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带来了礼物并且发明了馈赠圣诞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是聪明人，他们的礼物自然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遭遇两样相同的礼物，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笔墨笨拙地为诸位介绍了一个平淡的故事，住在公寓套间里的两个傻孩子，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各自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现在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



人是最聪明的。在所有接收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也是最聪明的。在任何情况下,与他们两个一样的人都是最聪明的。毫无疑问,他们就是麦琪。



爱神与财神



老安东尼·罗克韦尔原来是“罗克韦尔的尤雷卡肥皂”的制造商兼厂主，现已退休。他的府邸在第五大街，现在他站在书房的窗口前向外张望，咧开嘴笑了笑。他的邻居G. 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是贵族俱乐部的成员，此刻他正向停在家门口的汽车走去，他习惯性地朝这座肥皂宫殿正面的文艺复兴时的雕塑轻蔑而傲慢地皱了皱鼻子。

“自命不凡的倔老头儿，看你能神气多久！”前任肥皂大王说道，“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内斯尔罗德（德籍俄罗斯政治家。编者注）当心，总有你光着身子打赤脚滚蛋的一天。今年夏天，我要把我的府邸粉刷一番，让它变得五光十色的，我就不相信你那荷兰鼻子还能翘到天上去。”

安东尼·罗克韦尔向来不喜欢按铃叫用人。他走到书房门口，用他那曾经震破过堪萨斯大草原上苍穹的声音喊道：“迈克！”那声势仍旧不减当年。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应召而来的迈克说，“让他到我这来一趟再出门。”

小罗克韦尔走进父亲的书房时，老头子正在看报纸。看见儿子走进来，老头把报纸放在一边的桌上，用慈爱而又严肃的神情打量着儿子。他的一只手揉乱了满头银发，另一只手则伸进口袋，把里面的钥匙弄得响个不停。

“理查德，”安东尼·罗克韦尔说，“你用的肥皂是多少钱的？”就像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一样，这老头子经常会问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理查德听了这话微觉吃惊，因为他离开大学才六个月，还拿不准这老头子的脾气。

“大概是六美元一打，父亲。”

“那衣服呢？”

“通常是六十美元左右。”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虽然你有的是钱，但你始终正正经经，很有分寸，没有像他们那样胡花乱用。我听说现在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都用二十四美元一打的肥皂，穿的衣服超过了百元大关。现在，我仍旧使用老牌尤雷卡肥皂，这不仅仅是出于感情问题，而且也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肥皂，完全不像现在花十美分以上买到的肥皂，其实买到的只是蹩脚的香料和包装招牌。不过，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像你这个年纪，有地位有身份的年轻人用五十美分一块的肥皂也不错了。人们说，三代人才能造就一个贵族，他们错了。有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它



们能像肥皂的油脂一样润滑，让一切事情都变得顺顺利利的。钱使你成了上流人物，啊，差点也使我成了上流人物。不过，我几乎同住在我们两边的那两个语言粗俗、行为古怪、举止无礼的荷兰佬不相上下。他们两个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因为我在他们中间购置了房产。”

“但是有些事情是有钱也办不到的。”小罗克韦尔相当抑郁地说。

老安东尼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说：“现在别那么讲，我绝对相信金钱能应对世上的一切困难——钱能通神。你倒说说，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吧。你要知道，我现在在查百科全书，已经查到了字母 Y，但还没有发现哪些事情是金钱办不到的。我正准备下星期查补遗漏。”

“比如说吧，”理查德有些怨恨地说，“有钱也挤不进一些社会圈子，它们极度排外。”

“啊哈！是这样吗？”这个万恶之源的拥护者雷霆般地吼道，“告诉我，要是首批阿斯特人（指 John Jacob Astor，原为德国人，后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皮毛商、富豪。编者注）没钱买统舱船票到美国来，你的排外社会圈子又会在哪儿呢？”

理查德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这正是我现在想要和你谈的事情，”老安东尼的声音缓和了下来，“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只要我想，我可以在 24 小时内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房地产还不算。要是你的肝病发了，‘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而且上足了煤，两天时间就可以送你到巴哈马群岛。我已经注意观察你两个星期了，你最近看起来很不对劲。孩子，说出来吧。”

“你猜得不错，父亲，这和事实也差不多了。”

“啊，”安东尼热情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开始不安地在他这位粗鲁的老爹爹的书房里来回踱步。但是现在老安东尼表现出的，对他这些日子的不安的关切和同情，增强了他讲实话的信心。

“干吗不向她求婚呢？”看到理查德还有些迟疑，老安东尼又追问道，“你有钱，人漂亮，又是个正经小伙子，她一定会扑进你的怀抱。你的两手干干净净，从没沾上一点儿尤雷卡肥皂。你又上过大学，不过那点她不会在意的。”

“我一直没有机会呀。”理查德说。

“机会，多的是嘛，”老安东尼说，“你可以带她驾车出游，或者上公园散步，要么做完礼拜陪她回家也可以。制造机会嘛！”

“你不知道现在社交界的状况，父亲。她是社交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她的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前几天预先安排妥当了。我非要那个姑娘不可，父亲，否则那将使我抱恨终身。但是我又无法通过写信来表白。”

“呸！”老安东尼说，“你是想告诉我，我给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我开始得太晚了，而她马上就要去欧洲待两年，后天中午就要乘船离开了。现在，她还住在拉齐蒙特的姨母家，我不能到那儿去。只有明天傍晚，我能单独和她待上几分钟，因为她允许我明天晚上坐马车去中央火车站接她，她乘八点半到站的那趟火车。我们将一道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街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我们。你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六到八分钟的时间，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决不会。而在剧院里或散戏之后，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根本不可能。在兰特里小姐起航之前，我没办法同她好好谈谈了。父亲，这就是你的金钱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拿钱连一分钟也买不到。如果金钱万能的话，富人就会长生不老了。”

“好啦，我的孩子，”老安东尼快活地说，“你说钱买不到时间吗？嗯，当然，你不能直接拿出钱来，叫‘永恒’把自己包扎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敲开你的门。但是，我已经见过时间老人穿过金矿时，被石块弄得满脚伤痕。现在，你可以去俱乐部玩了。我很高兴你的肝脏没闹毛病，不过别忘了常常去神庙向伟大的财富之神祈祷。”

那天晚上，小罗克韦尔的姑妈埃伦来看望她的弟弟。那是一个性情温和、多愁善感、满脸皱纹、长吁短叹、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聊了一会儿之后，他们以情人的烦恼为话题议论开了。

“他全告诉我啦，”安东尼说着，打了一个哈欠，“我告诉他，我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听他支配，可他却开始贬责金钱，说什么钱也不是万能的，还说什么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规则拖动一步。”

“哦，安东尼，”埃伦姑妈叹息说，“要是他早一点开口就好啦！我们的理查德这么优秀，她不可能拒绝。只是我怕现在太迟了，他怕是没有机会向她表白了。我希望你别把金钱看得太重了。涉及真情实感，财富就算不了什么了。爱情才是万能的。”

第二天傍晚八点钟，在小罗克韦尔将要出发之前，埃伦姑妈叫住了他。“今晚戴上这个吧，孩子。”埃伦姑妈从一个蛀痕斑斑的盒子里取出一枚看起来很古老、典雅的金戒指，交给理查德，然后说，“这戒指能给情人带来好运，它是你母亲托付给我的。她要我在你找到意中人时，就把它交给你。”

小罗克韦尔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指，在他的小指上试戴之后就按照男人的习惯把它放进坎肩兜里，因为它有点小，只滑到第二指节就不动了。

八点三十二分，他在火车站杂乱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别让妈妈和别人等久了。”兰特里小姐说。

小罗克韦尔按她的意愿吩咐车夫快一点赶到沃拉克剧院。



马车隆隆地从第四十二街出发,通过一条灯火繁若星辰的小巷,从光线幽暗的绿草地段到达灯光耀眼、陡如高山的建筑区,然后向百老汇街驶去。

到第三十四街时,小罗克韦尔突然发现母亲留给他的那枚能给情人带来好运的戒指不见了,于是他推开车窗隔板,叫车夫停下。

他边下车边抱歉地说:“我掉了一枚戒指,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我悔不该把它丢了。请放心,我耽误不了一分钟的,我想我知道它掉到哪里了。”

不到一分钟,他果然带着戒指又回到了马车里。但就在那一分钟里,他们的马车被一伙纠缠不清的车辆和马匹困锁在了原地。

先是一辆城区街车停在了马车的正前方,于是马车试图往左拐,又被一辆邮车挡住了。马车夫朝右试了试,但是为了避开一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那儿的搬运家具的马车,他们又不得不退回来。现在想后退也不行了,车夫只得丢下缰绳咒骂起来。

交通阻塞在大城市并不稀罕,但是像这样突然发生并且完全动弹不得的事情还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不赶路啊?我们要赶不上啦。”兰特里小姐被这意外弄得心烦意乱,不由得问道。

这时候的百老汇街、第六大街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叉口那片地段都被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在这几条街上还有车辆正飞速驶来,投入已经难分难解的车阵、马阵之中,这就使得原有的喧嚣之中,又不停地加进了新的咒骂声和吼叫声,似乎曼哈顿的全部车辆都挤在这儿了。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纽约人,成千上万,即使其中年龄最大的人也想不出有哪次的阻塞规模能与现在的场面媲美。

小罗克韦尔起身站在马车里,望了望四周。

“实在对不起,”他重新坐下时说,“看样子我们被堵死了。一小时之内,这场混乱不可能松动。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弄丢戒指的话,我们……”

“让我瞧瞧戒指吧,”兰特里小姐打断了他,“既然无法可想,我也不在乎了。其实,我觉得看戏也很无聊。”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埃伦姑妈敲响了安东尼·罗克韦尔的房门。这时的她看起来好像一位错误地留在了人间的天使。

“进来。”安东尼放下正在读的海盗惊险小说。

“他们订婚了,安东尼,”她走进房间后平静地说,“兰特里小姐答应嫁给我们的小罗克韦尔。在他们去剧院的路上,小罗克韦尔把戒指掉了,便下车去找。在他们重新上路之前,街道被堵住了,他们被困在马车上两个小时。而我们的小罗克韦尔抓住了那个